

潜入温馨海

(美) 莉莉·基尔 著 费艾美 译



潜入温馨海

〔美〕莉莉·基尔 著
费艾美 译

昆仑出版社

1988年8月·北京

潜入温馨海

【美】莉莉·基尔 著

费艾美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

山东省肥城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7·字数93,600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ISBN 7—80040—109—X/1·96

定价1.50元

内容简介

凯瑟琳·米勒被人称为虎湾岛上的女王。她聪慧、艳丽、多情善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又秉承了岛国人的好胜、独立的天性，因而被当地人称为“小野猫”。

父亲过世之后，凯瑟琳接掌了他所有的事业，将父亲遗留下的旅馆“极乐港埠”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她诱人的美貌，吸引了许多痴男情女、王公贵族和大亨们。但是她的生活里却少了一个值得依赖、相偕终生的伴侣。七年前，她曾和克雷·米勒有一段虽然屡有争执，但却是非常快乐的婚姻。她深爱克雷，但克雷却更爱辽阔、湛蓝的海底奇异世界。终于在一次出海打捞的意外中，他抛下了她，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上，七年前，克雷的船触礁撞毁，他被人在海里救起。后来又因贩毒被捕，在监狱中屡次越狱失败，最后收买狱吏，终于逃出牢狱。

随着时间的消逝，七年过去了，朱鲁士的热烈追求抚慰了凯瑟琳的寂寞心灵，正当她打算重寻生命的春天时，克雷竟然出现了。他要求她让他再爱她一次，并协助她打捞珠宝沉船。仙塔·爱尼塔号。直到这时朱鲁士才现出了狰狞的原形，施出了恶狠的手段与他们争夺宝藏。再次的打击使凯瑟琳几乎崩溃。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凯瑟琳和克雷他们既矛盾又缠绵的复杂感情。经过一场灵与肉的激烈斗争，终于使他们在温馨海里重享那往日、亲密的情趣。

—

她的身材修长匀称，浑身散发着一股野性。每当她站在岩石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古铜色的肌肤，总闪耀着光辉，流露出一种属于健康的、自然的美。她常将那头长发编成一条辫子，任其松垂在背后长达腰际，显得精明和俐落。

终日 and 海水为伍的她向来是脂粉不施的。尽管风吹日晒，她的容貌依然较好，双颊如朝霞般嫩红美丽。不过，她最令人倾心的莫过于那双碧绿的眸子。每当覆盖在浓密的睫毛下的眼波一转，无不令人心动不已。

岛上的居民无人不识得她，她的名字是凯瑟琳·米勒。米勒是她丈夫的姓氏，尽管大多称她为米勒太太，却很少有人记得她那已失踪多年的丈夫米勒先生。

不过大多时候，岛上的居民管她叫小野猫。

在一般人印象中，小野猫算得上是这岛上的特色之一。她生于斯，长于斯，虽曾在美国留学多年，不过那期间仍常常回到岛上来，过着舒坦、无拘无束的岛上生活。自始至终，她一直喜爱这种宁静、安逸的生活，也一直陪着她的老父亲——一个历史学者——过着祥和的日子。

小野猫的父亲早已去世多年，丈夫米勒先生也在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离家出走，从此因讯杳然。

每次想起当年两人举行婚礼的情景，小野猫总有说不尽的伤感。当时的婚礼在岛上传为美谈，无人不夸他们是天作之合。确实，昔日的米勒先生不仅义表堂堂，风度翩翩，还有一副宽肩窄臀的高大身材。虽然正值英年，不过已有成熟男人的稳重气质。

小野猫仍记得米勒脸上所流露的刚毅神情，那时的他总显得顽强果敢。

可是，如此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竟然……

只怪当时两人都太年轻、太顽强、太固执，使得那一年的夏季充满争执和冲突。

那一年的夏季，米勒先生无时无刻不吸引岛上少女们垂青的眼光。而每当有人凝视他时，他也一定回一个近乎大胆的眼神。他无意调情，只是生性如此。

不过，促使少女们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少有回报，因他都一心一意专注于海底打捞之事上。或许，他这个人是不宜于结婚的，至少当时如此。

眼见米勒先生终日沉醉于打捞事业，举止处处显得果断，令人敬畏，小野猫的内心有一把火在狂烧。她早已疯狂地爱上这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并且完全信赖他。所以，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将自己赤裸裸地奉献给他。

后来，两人虽然结婚了，她却误解米勒先生之所以追求她、娶她为妻，是因为她父亲要求他这么做的。也许是父亲自以为年老体衰，急须找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来照顾唯一的女儿，以及继承他那些未完成的志愿，所以才主动要求米勒

先生娶她为妻。

婚后，父亲果真倾囊相授，把一些收藏已久的海底寻宝图悉数移交给女婿，不过只有一张例外。父亲生前一直将那张地图收藏的很隐密，对它珍爱不已，直到临终前才亲手将它交给自己的女儿。或许在他的脑海里，认为只有自己的女儿才能真正替他了却这桩遗愿。

小野猫的父亲杰森·温德老先生原以为女儿嫁给米勒先生，会收性做个贤妻良母。这点他可是没料准。小野猫和一般女人不同，她不是生来让人摆布操纵的。

嫁给了米勒先生，她是感到欣喜的。她不仅热爱米勒先生，简直是到了崇拜的地步。不过，小野猫可不愿事事听米勒先生的指挥，常常对他耍耍性子，或是干脆来个相应不理。

小野猫的执拗态度颇令米勒先生恼怒，他最受不了别人摆出蛮横骄傲的态度，更何况是自己的妻子！尽管执着于打捞事业，米勒先生偶而也会想起自己已是有妻室的人，不过也仅止于此。却从没意识到该好好怜爱他的小妻子，然而，小野猫是他的妻子，这可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过了一些时日，米勒先生才从忙碌的打捞事业中猛然惊醒，讶异于自己对小野猫那种完全的占有欲，甚而想要严厉地限制她的行径。

米勒先生的霸道行为当然无法制服小野猫，她的蛮横和米勒先生可谓旗鼓相当。最后，原本是天作之合的婚姻竟转为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

不过，一切的战斗都随夏季的尾声而结束了。

那年夏天，克雷·米勒先生扬帆海外，声称要去打捞百慕达南端数百哩外的海上，一艘于那一六四六年沉于海底的运输船梨娜公主号。

随后，消息传来，说克雷·米勒先生独自驾驶小艇到打捞地点预先勘察地势，从此不见人影，失踪原因不详。

米勒先生失踪了，他所驾驶的小艇也消失不见了。就像被人无声无息地从地球上抹去，不留一点痕迹。于是谣言传开了，说米勒先生成了百慕达三角海底恶魔的祭品。谣言归谣言，米勒先生失踪的事实却是不容否认的。于是，岛上的人民俱认为米勒先生已亡故。

噩耗传来，小野猫悲痛不已，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内。无论父亲怎么安慰劝解，她始终不愿和外界接触，不肯见任何人。就这样持续了三天三夜，杰森·温德老先生不时听到女儿房间内传出来的饮泣声。

随后的那一年，经过大恸后的小野猫变得沉静安详。不过谁都瞧得出来，她仍抱着希望在等待米勒先生，她仍相信米勒先生终会再回到她身边的。

不幸的是，就在小野猫期待丈夫归来的那一年年底，她的父亲却撒手西归，丢下孤零零的她。旧创未愈，新痛又至，为丧父之痛而哭得伤心欲绝。

丈夫没了，父亲也去世了，小野猫勉强振作起来。她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是蒙上帝宠召，解脱人间的生老病死之痛苦回到天上列席天使了。为了减轻丧夫之痛，她一再提醒自己

克雷·米勒先生之所以娶她为妻，是因为贪图父亲所收藏的海底宝藏图。他根本不爱她，只不过是在利用她。如此一来，小野猫的心情逐渐开朗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野猫的心情渐渐转为宁静，又恢复了少女时代的活泼。如今，再也没有人对她发号施令，约束她不准做这不准做那的。她的自由得到完全的解放，加上父亲遗留的产业，她更无忧无虑地放手去追求她的兴趣。

小野猫将父亲遗留下来的旅馆“极乐港埠”经营得有声有色，可谓远近驰名。远自欧洲大陆以及美国附近来的王公贵族和大亨们莫不慕名来此，享受遗世独立的仙岛乐趣，以及一睹老板娘的风采。

她热爱这个岛屿，也热爱这岛上的生命，她宛若水中蛟龙般悠游自得。见着她的人无不被她同化，受其驱使，也热爱起海洋和这个岛屿来。此外，小野猫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才干。在这岛上，她算得上是顶尖的帆船好手，任何一个孔武有力的男子皆无法击败她。小野猫生于斯、长于斯，对于海上的风向、潮流掌握得恰到好处，加上聪明伶俐，动作敏捷，每场帆船比赛冠军总是和她脱不了缘。

这日下午，小野猫叉开双腿，挺直地站在船坞上。她脑中所想的尽是如何击败前来挑战的帆船选手，多年前的伤痛早被她抛到九霄云外。

自克雷·米勒失踪至今，已长达七年了。前三年当中，小野猫的哀愁未退。不过自第四年后，她开始享受人生，将日子安排得异常充实。她成为岛上最有活力的女人，俨然是

岛上女王之尊了。

她开始和男人约会，和他们驾着船在巴哈马海上兜风游赏，听他们的有趣笑话，享受他们的殷勤体贴。不过，她从不让那些痴心的男人们越过界线，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让他们明白小野猫不想落入任何人的控制范围内。如她所希冀的，所有与她交往的男人们均尊重她的独立自主，谁也没有勉强她做任何事。

不过最近情形有些改观，她再度考虑婚姻之事了。她开始觉得自己早晚思念着一个男人，于是慎重地思索第二度的婚姻。

让小野猫早晚悬念的是一个法国巨绅——朱鲁士·德凡。在一般人眼中，朱鲁士似乎是加勒比海及巴哈马附近岛屿的所有权人。

小野猫之所以认识朱鲁士，起因于这个法国绅士前来岛上洽谈虎湾的生意。她当然不考虑出售虎湾给任何人，不过生意虽没谈成，小野猫却被这位法国绅士的优雅风度给迷住了。从此，两人的交往关系直线上升。

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朱鲁士一直保持着君子之风，不曾有越轨之举。她虽然有时嫌他过于古板，却也感到轻松自在。庆幸他不会要求与她相结合的压力。

小野猫是真心爱着朱鲁士的，他不仅英俊、体贴、善解人意，而且还相当有耐性，不过她对他并没有所谓的激情。每当朱鲁士轻吻她时，她所有的感觉只是满足。但那种满足的感觉对一桩婚姻而言，可谓是相当重要的必备因素，她常

做如此想。

小野猫和朱鲁士早有婚姻的默契，两人一致认为未来的婚姻是美好的。所以，虽无订婚、结婚的形式，他们却宛如一对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的佳偶。朱鲁士也一直尊重小野猫的心愿，从不干涉她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方式。

朱鲁士的职业和小野猫的前夫相同。也是从事海底沉船打捞事业。据说他所有的财富都是由此得来的。远在结识小野猫之前，朱鲁士就曾听闻那些痴心男人们的描述，说她的笑声宛若银玲、眸子令人销魂，还说她是海底升上来的女神，神秘而充满魅力，令人不可捉磨。

朱鲁士一见了小野猫，不禁惊慑于所有的传说并未言过其实。她确实是美得令每个男人垂涎，无人不想一亲芳泽。不过朱鲁士表现得很节制，在追求的过程中始终彬彬有礼，还不时离开虎湾和小野猫，但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亲近小野猫的男人而吃醋过。

在两人的交往中，唯一引起冲突的问题是朱鲁士不信任小野猫曾提出的沉船打捞计划，因为他认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

最近，她重新翻阅父亲遗留下来的地图，惊喜地发现其中一张具有绝对的准确性。她相信手中的资料，定能引导她捞获一艘载满珠宝的西班牙沉船仙塔·爱尼塔号。当小野猫兴冲冲地告诉朱鲁士她的打捞计划时，却被他泼了一头冷水，朱鲁士竟然拒绝提供任何经济援助。

既然朱鲁士不愿帮忙，小野猫思索再三，决定自筹经

费。这段期间有许多水手前来向小野猫挑战，要求帆船比赛。她当然乐得和他们一较高下。把赢得赌注做为筹备计划中的资金。

小野猫从未输过。那些水手和她相形之下，总是技差一筹，输得心服口服。

虽然从未打过败仗，小野猫今天却有点不安。并非她害怕会输掉这场高额赌注的竞赛，而是担心自己这种急欲赢取他人金钱的欲望会愈演愈烈，终至变成贪得无厌的恶习。

今日的赌注高达六十万，对手也非等闲之辈。小野猫对他们毫无畏惧。她深知吉姆的个性太急躁，而卡蓝西行事过于谨慎，其他对手则丝毫不产生威胁。她有信心赢得那六十万，不过却为自己这种嗜赌的行为感到不耻。这种贪念和赌博的行径根本上无异于欺骗掠夺。

尽管良心上说不过去，小野猫仍替自己找籍口以减轻心中的罪恶感。这些竞赛对手是心甘情愿、输得起的大男人；而且，他们不也是野心勃勃地想击败自己赢取那高额赌注吗？

想到此，小野猫脸露微笑，仰头迎着巴哈马海上吹来的凉风，任其吹拂着长发和额前的刘海。

“嗨，先生们，”小野猫望着对手说道：“谁是第一个？”甜美的声音充满自信。

人群里走出一大汉，正是心性急躁的吉姆。

“小野猫，咱们先来较量吧！”吉姆说着和小野猫握手致敬。“好男不与女斗。”吉姆喃喃说道，有些自嘲。

小野猫咯咯笑了，暗忖这位来自缅因州的律师长期滞留
在小岛上，如何能料理事务所的业务。

“大家同意让山姆做总裁判吗？”小野猫高声问道。

吉姆首先点头同意。

山姆是小野猫的总工头，长得高头大马，皮肤被海上的
阳光照射得非常黝黑。尽管从事多年的海上打捞工作，山姆
仍然没有老态，岁月不曾影响他。当小野猫还是小女孩时，
山姆就教她一切有关这岛上的事。十几年过去了，山姆的身
份变成小野猫的朋友和顾问，两人的情意远超过雇佣关系。

被提为总裁判的山姆却不以为然地皱紧眉头，露出不同
意之表情。

“山姆当总裁判。”吉姆点头同意道。

其他男士们也纷纷点头表示默许，大多均信赖山姆的正
正诚实。

“那，咱们就开始吧？”吉姆问道。

“同意。”小野猫笑道。

吉姆不待她说完，即大步走下船坞，身旁簇拥着看热闹
的人群。

小野猫依旧站在岸上环顾码头一带拥挤的人群，发现虎
湾岛上的小学老师安娜·布莱克也率领学生前来观赏这场竞
赛，几乎岛上大半的人都赶来恭迎这场盛会了。

目睹蜂涌的人潮小野猫先前的不安增加了。这么做对
吗？她不禁自问。恐怕朱鲁士不做如此想吧？无论如何，等
事情一过后，她有把握安抚朱鲁士的不快。

“我不喜欢这样，小野猫。”山姆抓住小野猫的手臂，不悦地说道。

小野猫正要跳上她的帆船荷碧·凯瑟琳号，不料手臂却被抓住，旋即用力挣脱。

“山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小野猫冷静地说道。

“那个法国佬会不高兴的。”山姆大声警告她。

“山姆，”小野猫的声调平缓，不为所动，“朱鲁士不会知道的。”

“嗯哼，小野猫，这儿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小野猫知道即使岛上的人不出卖她，消息也会不胫而走的。

“如果我跟朱鲁士解释，他会谅解的。”小野猫仍坚持道。

“你怎么筹那六十万？”山姆逼问。

她垂下眼皮，耸耸肩说道：“我不会输的。”

山姆嘴里咕哝着，双臂交抱于胸前，仍然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一俟山姆松手，小野猫立刻跳上帆船，很快地张帆驶向比赛的起点处。在前进的途中，她下意识地测试着风向，心中暗暗盘算着。

比赛双方都准备好了。远远站在岸上的山姆立刻对空鸣枪，比赛正式开始。

小野猫专心地掌帆，算准风向和风势，稳住船的重心。她心无旁骛地投入这场竞赛，并未注意到岸上站了一个陌生的旁观男子。

那陌生男子的身躯和山姆般高大，不过年轻许多，也较为瘦些。站在人群里的他显得很耀眼。一件褪了色的牛仔褲，褲管显然是被剪短的，下巴垂着短短的白須。那双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连赤祼的脚板也呈现炫目的古銅色，好似这人从来没离开过阳光似的。他的头发在阳光下反射着光泽，看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棕黄色的。

此外，他那把既浓又黑的络腮胡須，修剪得很整齐格外引人注意，那张性感的嘴唇完全遮掩住了。他整张脸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一大把胡子，嘴唇没入了胡子丛里，那双令女人神魂颠倒的眼睛则隐藏在一副深色的墨鏡后面。

这位陌生男子远远站着，墨鏡后的双眼锐利地观赏着这场竞赛。

他注视着每一场比赛，注视着小野猫赢得每一场胜利，她安慰每一位失败的选手，告诉他们她只不过是运气好了一点。

尽管小野猫表现得谦虚客气，陌生男子仍瞧出小野猫眼中流露出来的胜利之色。他暗忖道：“她总是需要一点儿教训才会驯服。”

陌生男子细细打量小野猫的身躯，那双纤长健美的腿，那副柔软却有力的小蛮腰，以及裹在棉质衬衫里微微往外突的双乳。陌生男子的嘴角微微往上翘，察觉到体内有些骚动。

陌生男子双眼微闭，头朝后仰，专注地用身体去测试风的方向和速度。隔了一会儿，他双手反搭在屁股后面，走向船坞，去向某人展开一场挑战。

二

接连的胜利将她适才的罪恶感一扫而光了，小野猫得很勉强地才能抑制流露在外的得意。此时小野猫满脸愉悦之色，手挽着老水手卡蓝西，试图让他自刚才的挫败中提起精神来。

“别这样，卡蓝西，我待会儿请你喝杯酒。”小野猫轻快说道。“你就会觉得好过些了。”

“唉！”卡蓝西仍是一脸沮丧。“真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以为一定会赢的。”

小野猫眼皮往下垂，隐藏住眼睛里的笑意，柔声说道：“卡蓝西，我的运气总是好一点。也许下次——”

小野猫转身向其余落败的水手打招呼。那些大汉们兀自出神地望着港湾澄蓝的海水，脸上俱是一副茫然的表情，显然不相信一个女人竟然能将他们全部击败。

“嘿，兄弟们，咱们喝酒去吧。”小野猫大声招呼着。“我付帐！”

她一边和那些沮丧的水手答话，一边倒着往后走，猛一转身，差点撞上一个男子，她赶紧闪开。

“对不起。”小野猫低声说道，皱着眉忖思着从未见过这个陌生男子，他是几时降临到她的虎湾岛来的？

虎湾岛的唯一港口和飞机跑道均属小野猫所有，来来往往的人她都认得，但就是没有见过这个男士。不过，眼前这男子的模样却格外引起小野猫的关注。那种黝黑的肤色，以及如此颀长壮硕的身躯，任何一个女人见了都会怦然心动的。

这陌生男子虽然不作声色，全身却自然散透出一股阳刚之气。整个空气里几乎都充满了他的气息，小野猫不自觉地出神了一会儿。多年来，她未曾有过这种感觉了。

旋即，小野猫回过神来，倒退一步、仰起头打量起这个男子。她仔细地瞧着对方宽阔的肩膀，然后眼光往下移，顺着他胸口那络浓密的胸毛看下去。小野猫注意到那男子的腰很窄，与肩膀形成了一个倒三角形，以及牛仔短裤外的那双腿显得矫健有力，在阳光下闪耀着古铜色的光辉。

很快地，小野猫将眼光移向那男子的脸部，却没什么发现。她只望见一大络络腮胡，一道直而挺的鼻梁，其余的就是一副深色的墨镜。

她下意识里皱着眉，直觉地认为自己一定认识这男子。

那男子见小野猫打量着他，脸上露出诡谲的笑容，身体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回望着她。

“米勒太太。”陌生男子开口道，声音低沉而有磁性，令人听来格外心动。

小野猫挑高眉毛，暗忖这陌生男子显然认得自己。

“什么事？”她妩媚地回以一笑，料定眼前这男子对女人必定很有一手。不过于她无碍，她深知如何和这种男人周